

惇
裕
堂
文
集

愷裕堂文集卷四

貴池桂超萬丹盟

張侶衡刺史同年五十壽序

辛卯五月之朔是訪友旌陽旋里取道仙源張鏡湖文
學迓之入室歡然敬父執焉明日值其尊甫侶衡刺史
五十誕辰遂偕家賓至北堂爲胡太宜人慶時刺史官
岷州屢告養爲大吏所留太宜人亦以起居強健未許
其歸也故留治岷岷地瘠民貧刺史善撫摩之明斷無
留獄故岷人樂其留而恐其去也或曰告養定例也至
情也聞前後余程兩觀察皆贈詩勞之多方維繫懇懇

勤勤得毋乖於例而違乎情歟然亦體岷人愛戴之意豈有私焉夫思久與賢者共事而爲蒼生延其膏澤者賢上知人之明也絕昵愛之私忘離別之感而勉其子及時報

國者賢母魚公之義也不以華膺之榮易菽水之樂而亟亟焉陳烏養之情者賢子陟岷之思也起與刺史同岑二十餘年矣始客京邑茅店論文繼聚和閭鱸堂醉月或攬線戀暉或舞衣獻媚望雲愛日之忱根於性發乎情起所親見今當遠宦西陲知其五十而暮乃心罔不在晨羞夕膳間矣雖有大吏留之賢母阻之百姓遮道

止之能勿歸乎刺史承西洲封翁家法有惠於鄉修廢
宮建橋梁興義學毅然以身倡之故鄉人日望其歸然
又望其一歲九遷而始歸也家政得德配陳宜人助內
外肅然朝夕事太宜人至謹奉盤匱授几杖不假侍婢
手鏡湖篤實有父風率諸弟勤誦讀問煥寒然則太宜
人樂而忘老刺史亦得遲遲吾行稍慰岷人攀轅之意
者殆由此歟是日鏡湖肆筵設席西向遙祝以爲未旣
厥心將俟刺史之歸養也補南陔之詩進南山之頌躬
舉觴以娛其親丐起爲文以壽之起以交久不敢辭遂
爲之序

王大司馬蓮府先生七秩壽序

蓋聞猷宣方召元老詩歌望重富文大年史紀况高曾
五代後先披一品衣鮮橋梓連枝中外仰三台星現猶
且增榮德址若日初升斯爲廣濬福源如川方至者也
恭惟大司馬蓮府先生晉國家聲池陽望族接方伯發
祥之跡經陽明講學之區挹九朶之蓮花門臨丹溜兆
三公之槐樹代守青箱溯自宮保文僖公之起家也四
海瞻韓百僚憲甫策名王署文衡久屬春官育德金枝
師範重資秋實居林泉者十載李鄴侯晚乃出山踐台
斗者八旬桓少傅榮由稽古公於時論思玉立及第花

簪貫月梳乘戴星車出咸賢合德並父商家更頌握樞
同居唐禁赴金匱編成之宴老蘇主而小蘇賓拜木天
臨幸之恩周公前而魯公後屏風隔座謝安引謝石同
升卿月登堂初午代初奚爲政或長孫枝於桃李移植
瓊林或取家苑之鸞鳳送歸天囿皆一時之盛事傳千
古之美談今者統理六師厯兼三部記言史館講道

經筵蒲曹鸞爲之行牛屬一家沈瀛四國熊羆之士舊爲
首選十城三策裁成疏淪息黃河之浪五花踏送安詳揚
紫禁之鞭玉闕之鼠穴胥平重加峻級湘水之鯨牙旣
拔總叙膚功斯天增百祿之崇而士獻九如之頌矣然

人見東海之福泉無量而不知南山之壽寓有基也惟
公純篤性成溫柔色養善繼善述不愆不忘石硯貽謀
愛日下范喬之涕板輿迎暑颯風吹萊子之衣柳仲郢
道公綽官箴陳元方守太邱政績齧指而卽辭龍節五
晝夜千里奔回承顏而仍乞烏私一起居多方扶掖此
其百爲根本萬福權輿乎其心凜凜四知義嚴一介檢
才七省盡凝黃潛之冰贊化三朝門映鄭崇之水清以
保壽也如是居高善下履貴思冲承命再三正考甫自
爲銘鼎舉士七十趙文子如不勝衣素以致壽也如是
座無奇器家有浣衣貴如桑戶微時李文靖廳容旋馬

高近瓊樓寒處晏平仲裘不易孤儉以延壽也如是却
且衣邊有露李下無蹊校文則手不停披每盡三條之
燭治事則胸無成見難逞一線之風則勤慎足以養壽
也唾使自乾施常不伐象才在腹說項而道善從長萬
斛爲胸試寬而汗衣不怒則仁厚足以延壽也夫是以
松心不老芝宇猶童夕膳馨時瑞麥報降康之歲午陰
圓處官槐宣入相之音舉案而翟服齊眉登堂而萊衣
滿目令子則爽鳩繼美棠蔭垂甘哲孫則雛鳳盈階桂
枝競秀鶻傾北海玉佩齊鳴蘭采南陔銀笙未歇豈非
德星增彩乃能福曜長輝也哉起等梓里誼親蘭言薰

久數預龍門之宴翹瞻麟閣之勳世德格天光騰南極
恩綸錫額政翊西樞欣此時喜起同心詎聽其七十致
事七十致政願以後陰陽恒燮共祝夫八千爲春八千
爲秋謹序

訥近堂官保相國七十壽序

懿夫尙父耄期揚鷹著績召公平格鳴鳥告祥顯允壯
猷方叔周之元老者英繪象滌公宋之異人此象山讓
五嶽峯高列兒孫而侍立遍野仰三台星現借亢角以
齊輝者也恭惟官保中堂夫子幼稱岐嶷長習禮儀鍾
靈則長白山尊發跡則煉丹臺玄文通金簡魏科開及

第之花品重玉山仙吏應在天之宿承家傳則見瓌前
頰後參

國是則兼杜斷房謀內贊

皇風人仰韓公北斗出施膏雨天教郁伯南行由是始
則分巡漸而開府其握符山左也魯侯匪怒以教士管
仲修禮以懷人其秉鉞楚中也薛瑄正俗以黜貪李靖
嚴令以平賊凡夫絳旌所涖赤舄所停莫不望重景星
恩依愛日固已處處進壽康之頌家家騰壽豈之歌矣
然而貫耳雷鳴遯聞仁政何若當頭月霽親炙顯光也
朔夫困致歲值先庚駑駘時逢知己蘇文定願瞻韓相

等登華之大觀苟慈明得御李君以執鞭爲所慕大憲
幸臨冀北微員喜奉指南訓詞既歷歷親承政績遂班
班可述方其下車燕國駐節信都念治理之需賢訪循
良之屬吏或微服而詢野老或虛衷而問友僚搜來抑
塞之才錐處囊而脫穎拔到單寒之士玉出石以生輝
呂公夾袋之儲眞爲

國計叟相薦書之上不使人知揚鴻譽者實能容之登
龍門者莫有援也其惡以求人也如是至其澄叙官方
整肅僚佐貪狼絕跡苛虎斂威五百里畿甸之區奔競
者難留息鳥二千石股肱之職徇私者立解魚符其嚴

以卒屬也如是若夫勤恤茅檐周咨葑屋慮一夫之不
獲期比戶之可封甘雨眞靈東海之寃早雪文風丕振
北方之學如雲洗鴉黨之餘腥不使株連良善誅虎冠
之大猾直令草偃愚頑野無害馬之驕村少吠尫之警
其仁以愛民也如是乃其任當閫寄職總師千指揮君
子六千腹貯甲兵十萬將犯科而割愛誅馬謖於本標
弁奮勇則飛升起岳侯於行伍令嚴則秋毫必禁政惠
而冬纘皆溫其善以治兵也如是前者島夷煽虐海嶼
揚波高牙移在津門大隊列於沽岸覓水泗而鑿艦備
火具以焚舟募打鴨之神鎗掘陷馬之深坎一范在軍

中撐住西夏膽寒亞夫從天上降來京吳心折妖焰遠
窺而退避火輪再至而驚回其宥於防海也如是況夫
桑乾易泛蘆草屢遷向似弈棋今如磐石蓋由鳩工切
實貉祭虔誠用金錢而官吏不侵沈玉璧而神明可格
亦或隄衝瓠子捐資而轉瞬安澗豈無浪湧桃花合力
而中流作砥柱使戶皆非雁民免其魚其勦於防河也
如是時則播仁聲者十七屬培元氣者十三年飲醴而
甘啜膏而飫久道之化既成如川方至如日方升勤施
之功未艾宜乎天增弗祿

帝鑑葵忠進黃閣以酬庸畀朱輪而表異而孰知武侯

謹慎山甫柔嘉大寵不矜元功不伐心似鏡而不爲察
察身立冰而不露稜稜門栽桃李而恩不居位冠棘槩
而氣常下惟欲佐

天子萬年以壽國惟欲錫洪範五福以壽民豈敢私祈
山壽之不騫何嘗妄希佛壽之無量然而伴奭者彌性
之勞豈弟者干祿之梯沂國崇勲賦梅已兆魏公晚節
與菊俱香采蘋之案齊眉龍章翟服貢梓之枝俯首鳳
翥鸞翔豈不歷二十四考中書若郭汾陽久膺景福應
一十八公吉夢如韋長孺世有烈光也哉超萬垂青夙
荷建自無能感蒲柳之驚秋愧蔓苓之充籠歸南村而

臥林月向

北闕以望卿雲欣聞名入金甌七十載釣銜初掌願祝躬如柱石八千春風雨常調謹序

張年伯母胡太宜人八十壽序

侶銜廣文官祔之四載既迎太宜人就養時維六月壽屆八旬鳳書初降翟服方新遂厥瓊筵集珠履稱鶴觴歌燕喜禮也門下士趨槐市獻瑤篇濟濟翼翼歆歆輶輶蓋三百有餘人焉以起萬爲東山一日之長屬爲文以序其首乃同聲來告曰太宜人鬢齡就傳誦習班箴有齊敬德曰窈善心扇枕溫席孝於二親親心鍾愛如

掌上珍其歸我贈公西洲太夫子也十載食貧連朝戒
巨駕鹿挽車烹雌執舉謂男子志晏安毋懷整治行李
驚環典釵往賈漢陽行矣勿傷皤皤二老菽水吾將十
指冰結軋軋鳴機聽雞視膳託雁寄衣此其善處貧也
逮夫陽生寒黍甘回諫果飽橐載歸明珠千顆言相夫
子慷慨成名涸鮒獲濟嗷鴻再生峩峩泮宮鼎力營之
奕奕寢廟隻手成之恤下分甘遍及臧獲不聞疾言不
見怒色此其善守富也吾師就塾助讀九熊誦畢定省
韋幔課功工歌鹿鳴慈顏歡悅羅隱歸來戒勿中熟學
舍雲連溪橋虹落皆奉懿命千金解橐文孫四玉大者

采芹勉之無怠惜寸惜分養志祁闈板輿以嬉盤堆首
藉其甘如飴升兆三鱣誥來五鳳猶著布裙以禮節用
此其善詒謀也總計平生曰仁曰誠誠則悠久仁者壽
徵克儉克勤本性是守儉以錫福勤以養壽易占王母
三接不遑詩歌壽母受祉無疆君子有穀燕翼滿堂門
庭之慶閭里之光其在是乎起於是葉拱而起曰諸君
之言信矣起廿載昔岑知之最深靡有異詞以寫徽音
爰如所述而敬序之

高母王太淑人七十壽序

南渠先生迺潞之三年政通人和大海恬波於時紫菱

競秀雪藕新蕊寶婺垣裏忽現壽星蓋太淑人春秋六十九齡矣設脫之辰戲彩娛親稱觴介壽豫慶七旬禮也方承懿命辭賓有令顧合下寮之歡以申躋堂之敬亦禮也同屬魚魚雅雅麟麟翼翼將欲獻鴻篇歌燕喜屬起萬爲文序之不敢以不文辭竊維觀水有術源澄者流清植木有宜根固者條榮仲郢清風師乎公綽實賴韓母九熊助學永叔仁政法乎崇公亦資鄭母晝荻程功自古在昔昭昭然矣今我觀察莅任以來聽獄必親不假於人忘寢忘食案牘無塵時防海岸時巡河濱不避寒暑長此勞辛何獨况瘁如是乃知有訓之勤者

焚香寢中置水庭下并無懸魚奚煩封鮓卻視辭鏡心
寒如冰潮白合流無此澄明何獨刻勵如是乃知有訓
之清者家無玩器身有浣衣樸素之名達乎九畿魚豢
當珍豚豆不掩按行部中繁文悉減何獨損抑如是乃
知有訓之儉者遇事廣益溫溫下人馭衆以寬和神當
眷及于以私色變倉猝訪有奸民鷹鷂立逐何溫厲異
致如是乃知有教之和以肅者棘院銜文洪爐金分海
疆奮武又號能軍積年疑獄片言而折罔兩風靡豪強
氣奪何幹濟多能如是乃知有教之練以達者蓋我柳
塘贈公以純粹之品學垂弓冶之箕裘而太淑人時勗

父書之宜讀本身教爲貽謀紡風車鳴績月筐盈至勤也船錢必棄路金勿利至清也縹被寢安布裙禦寒至儉也怒色不形疾聲弗聽至和也內言不出外屏不識至肅也又聞我觀察幼受知於嚴樂固方伯歷遊冰署閱十五年文經武緯皆有淵源亦由太淑人教之諳練勿負師傅况夫瑤階獻爵五鳳嚙嚙孫曾濟美合有八龍皆受慢教靡不敬恭家之方興勃勃蓬蓬自天祐之萬福來同且夫勤者養生之良田也清者養性之源泉也儉者養福之大閑也藹然春和則元氣中結秩然秋肅則萬感外絕豁然洞達則神明暇豫而不迫古來蹟

大年於松喬固道軀於金石者由此得也總之六德歸於一誠誠則悠久是爲壽徵天壽其身書云康強天壽其後詩言克昌豈不上受長生之錄而下縣長發之祥也哉謹序

皇清誥贈夫人顯妣梅太夫人行述

嘉慶庚午冬作原
本稱爲人今改稱

夫人

嗚呼吾母竟棄不孝輩而長逝耶不孝起萬公車未返

離膝兩年今夏秋水涸天南北隔絕七月九日始聞

四月病報哭望天涯肝腸寸裂矣卽於十二日束裝南

旋中途水阻至八月十二日抵揚聞訃捨地呼天星奔

無路舟行十日抵里而柩在堂矣嗚呼痛哉不孝起萬

不可爲人不可爲子何以生爲惟念吾母箴言懿行卓

越尋常若不縷細陳述不傳於後不聞於世則不孝罪

孽滋重嗚呼吾母節孝之行百世不可忘者也吾母鞠

首之恩百身不能報者也昔我父苦志勤學年甫冠名
振膠庠試輒高等後以苦讀成疾母調護一載帶不下
衣禱告神明請以身代而不能挽回吾父之生者母之
能爲者人所不能爲者天也嗚呼天之阨吾母甚矣其時
在兄旣殤璧姊旋天玉兄甫繼周歲而亡憂慮宗祔至於
骨立遂至九載不孝趙禹始生繼嗣始立蓋中間雙眸望
斷腸日九迴矣及不孝稍有知覺距吾父辭世歷幾何時
而齒未嘗輕現眉未嘗少展三十五年如一日也嗚呼吾
母精神能無斲乎母族儒風寒素幼習勤苦來嬪我父蒸
藜能甘而潔奉羹湯會祖考妣稱孝敬焉母逮事祖考

三十餘年遠事祖妣四十餘年時叔父館外家母兼以
十指佐菽水養志盡歡病則晝夜相扶喪則哀禮兼盡
歲時祭祀常切哀思音容如見與叔母處任勞不辭癸
丑不孝榮萬生祖母命之並繼母撫之與超萬等待諸
姪分甘必徧體愛必周使婢女無怒色鄰婦相詬諍一
言輒解母天性慈祥遇乞食者輒輟食以食親族有惡
難匍匐必救有婚娶稱貸必助而自奉之畜則菜羹之
外無味疏布之外無衣年來衰老已臻兒輩進一衣一
膳猶命藏之撤之夜績之火隱於帷中夜紡之聲聞於
戶外自幼而壯而老未嘗一日輟也嗚呼母有六十四

年之壽卽有六十四年之勞苦也至其撫摩不孝輩育

閔恩勤殆有甚焉不孝輩自兩歲依膝下一暖一寒一

飲一食皆闕念慮而母以多病之身時有頭痛冷汗之

症未至大發則惟恐兒輩知不孝起萬方髻齡教以忠

信廉讓稍長就學衣履有紉補痕見人有慚色母切責

之曰爾將爲衣食中人耶及就試以功名爲念母以陰

臨勉之曰爾父遺刻尙存其無忘先志丙寅母年週甲

旌例已符時不孝起萬食廩餼矣同學欲爲籲請母曰

吾盡吾分內事沽名以邀重典非吾志也爾輩若爲善

而求人知豈爲眞善乎戊辰起萬舉於鄉母曰此爾祖

父之慶也爾將何以報

國一日省父墓母臨穴而哭曰二老已送嗣子成人可以相從地下矣嗚呼兒聞此言能勿悲耶是冬公車北上母送之門戒以功名有定分勿奔競以敗名勿熱中以損身吾體尚健無煩內顧都中屢接家書竊喜抱孫含飴爲樂并聞不孝榮萬欲改業母策之入塾誦習頗勤方期叨榮祿養稍慰劬勞嗚呼孰謂牽衣拜辭卽成永訣耶不孝趙萬接病報後倉皇馳歸問卜求神俱云無恙就意卜不可知神不可測一至邗而已得凶問及返里而不見慈顏耶維時兒呼號而母不應兒辟踊而

母不知至聞彌留之念尙憂陟屺之艱囑不孝

榮茂 寄

信京師當以病召勿以訃聞父母愛子之心何所不至
哉而兒輩之問暖視寒屈指曾有幾時而吾母之顧復
教訓則已憂勤二十七年之久矣嗚呼天使母有三十
五年介節之苦而何以不使邀一日之榮天使母有六
十四年拮据之瘁而何以不使享一日之安天使母有
二十七年教養之勞而何以不使受一日之報一字之
褒未請一命之誥未邀三釜之祿未養况乎春杪之病
至七月而始聞夏初之訃至八月而始得疾未嘗藥終
未嘗飯歛未忍棺萬悔無從百死莫贖尙何覩顏於士

林尙何弋名於雲路哉方今

聖澤覃敷敦崇節孝誠不可掩終必上聞行將俎豆萬
年彰之貞石然而母不及見矣天高地厚之恩何時而
報天崩地折之憾何時而窮耶顯考諱以興字予侯貴
池縣學增廣生生乾隆戊辰年七月二十四日卒乾隆
丙申七月初四日顯妣梅太孺人處士功祐公女生乾
隆丁卯十月十六日卒嘉慶庚午四月初六日長男不
孝起蔣係予侯公胞弟靜齋公第二子承繼戊辰科舉
人妻姚氏同邑太學生鑑明公女次男不孝梁萬保靜
齋公第五子並繼現業儒未娶孫連琛孫女領弟皆不

孝起萬出不孝昏賸苦次語無倫序洒淚濡墨敬述平

生伏維大人先生憐察苦節賜以誄詞則世世感且不

朽族長舉人桂林榮填諱

先顯妣於嘉慶丙子奉

旨旌表道光乙巳起萬揚州府任內恭逢

皇太后七旬萬壽覃恩先考

誥贈朝議大夫揚州府知府先妣

誥贈恭人次年蘇州府任內以叙加二級先考以

覃恩期內晉贈中議大夫先妣晉贈淑人庚戌汀漳龍道

任內以叙加三級恭逢今

上登極覃恩咸豐九年先考晉贈通奉大夫先妣晉贈
夫人先祖考妣贈如之先曾祖考妣本生考妣馳贈
皆如之超萬刻一聯於節母坊石云盡瘁六旬有苦
節安節而無甘節覃恩三錫由恭人淑人以晉夫人

壬子秋起
萬恭紀

代龔太守式穀禱雨城隍廟文

庚辰戌寅

嗚呼邦本惟民民命在天天降膏澤民享豐年池陽古
郡濱大江邊半居下隰半屬高原待雨而種望眼時穿
伏惟大神管領江關又賜肅雨贊化調元穀以涼德尋
攝郡垣時當芒種屯膏不宜民背憂旱官應省愆得毋
刑濫得毋獄寃或有強暴未鋤其奸或有猾吏巧弄其
權率我僚屬恐懼虔誠洗心滌慮哀禱神前求神之佑
求天之憐憐我赤子胼胝不眠延頸伫立北陌南阡十
日不雨鰥寡顛連乞縷下情上告重乾天心仁愛宜易
轉圜卽策神龍噓氣吐涎渥以靈澍滋以流泉嘉穀旣

權民其惠鮮噴鴻號野涸鮪脫淵不賴神方誰爲生全
坐視不救神豈其然翹首望澤待命懸懸謹告

揚州館內告室神文

夜多在夢爲
文告之乃安

惟揚州之勝地爲開國之所爭是戰場之古跡多創痛
之遺靈旣安堵而建宅誰招魂以薦馨常含冤而莫訴
宜繞屋以游行惟是天地流形以正氣鬼神體物以至
誠君若爲

本朝之將卒則是功臣陣亡於從征君若爲前明之人
士則爲故主殉難而忠貞孟子所謂舍生而義取孔子
所謂志士而仁成義則不肯作祟於人世仁則不忍爲

厲於羣生卽或有功而湮沒亦當安命於幽冥抑或別
有受屈而志不遂負冤而目不瞑總應門開方便而舍
守安平起萬謀雙親之菽水寄一硯於燕城借弱弟而
遠涉謀生徒而風與自去秋之入宅多噩夢之未清恐
德福之淺薄致神明之震驚伏祈俯察微悃垂憐羈情
習術雖陋心田日耕欲養剛大之氣而未逮竊抱忠義
之志以自盟倘可宥而非可罰當相助而不相傾乞永
安於泉壤或遠避於郊垆逐狐鼠以去害驅妖魔以銷
聲俾得澄心思以講學卽可獲甘旨以趨庭實感匡扶
之德惠直如造化之功能謹告

告武廟文

咸豐癸丑九月

爲粵賊罪惡滔天從古無比叩求大顯威靈糾合百神
進勦以清宇宙事臣維自來不軌之徒有借天書惑人
者有倡邪教聚衆者有慢神虐民大亂民變者然而得
罪於天得罪於聖得罪於神逞殘得罪於萬民亂倫得
罪於萬世未有若粵賊之甚者也赫赫上天敢冒爲父
奪財物曰天父賜占城池曰天父取出狂令曰天父之
令發悖言曰天父之言日日面命時時耳提犬吠狐鳴
盡歸天語并有天兄天母之稱古未有若此之矯誣上
天者也至聖萬世師表輒敢燒文廟搥神牌使人盡習

邪教而禁詩書較秦政尙法律尤悖古未有若此之毀滅聖道者也唐虞以來禋祀百神而賊鋒所過壇廟全折神像全戕古未有若此之凌虐神明者也呼我

朝文武官爲妖被獲者剖腹抽腸橫擄黔黎前驅擔砲貞婦刳孕義士刳肝古未有若此之慘毒人民者也祖孫父子概稱兄弟母女姑婦概稱姊妹而且日月改晦朔違古未有若此之亂人倫紊天紀者也凶殘若此怪誕若此不卽滅亡成何世界臣以爲此天人共怒神人共憤之秋也竊恐醜類繁多已據形勝官軍雖奮難速掃除此不能不求神助尤不能不望百神之象力相助

矣伏思

協天聖帝陛下在人間爲福曜在天上爲崇班祐護
本朝聲靈迭著爲此不揣冒昧叩請作百神之領袖糾
合並進水火齊攻瘴疫交作俾腥穢全掃寰宇一清
國家幸甚天下幸甚抑臣更有請者天主邪教倡自耶
蘇實爲亂始稽彼生前毫無功德卽自稱天之獨子一
語罪應萬死猶太國主斥其左道或衆釘十字架而戮
之於法甚當後因其徒煽惑謬云靈魂活現海外數十
國奉其教而俎豆之至二千年之久以致流毒中華釀
斯禍亂亂源不塞何所終窮敢懇陳奏

天帝拘耶蘇之魂魄而重烝之母許作崇人世泥受香
煙仍祈顯示海國之人不得崇奉此則斬草除根除惡
拔本之義邪神絕而正道行矣臣自慚老病之軀無權
無勇無資結客無地扼險不能爲

國敵愾爲民去害計窮情迫謬叩神恩大彰天討以救
時艱以絕後患如臣得速死願披堅執銳充作前鋒不
勝戰栗隕越之至

告閩省都城皇文

咸豐辛酉春中
并告武廟恩同

竊起目擊時事痛不忍言仰視蒼天不知終極以大勢
論之粵匪據金陵占皖江入吳會後豫章逼於越將欲

吞東南半壁而有之然而三綱淪五常絕亂天倫滅天神自絕於天已甚劫人肝抽人腸舂嬰孩刑孕婦殘酷於民已甚毀聖道崇邪教得罪於萬世已甚似此謬戾從古所無不特大事斷不能成亦無割據偏安之理可否求大神上奏

天帝速請發下天將勦滅無餘以蘇困窮以清宇宙現在越省四面告急十分垂危公文有糧盡援絕之語倘浙江一失大勢已去以後進勦殊難爲功可否速料羣神往救以遏賊鋒以存大局今天下勦寇大臣在南者惟曾國藩胡林翼李續宜左宗棠楊載福彭玉麟袁甲

三諸人在北者惟有僧格林沁類皆公忠奮勇以敵愾
爲已任然其勢孤其人少求援無路籌餉少方竊爲危
之若非天祐神助深恐寡不敵衆難以萬全可否求大
神移檄各省之神輔之翼之共護擎天之柱俾成掃穴
之功起此次來閩實不得已意欲留省襄辦民團以爲
保障俾民安而身亦安此以求生路也萬一寇至難支
有執事而殉

國理得心安亦以求死所也今與當路議論不合杜門
閉居暗上下之恬嬉聞邊境之警急未必省垣長此平
安若被難死於此間實非其所欲竄他處不知所之心

神張倭夙夜祇懼可否求大神俯察起前此當官潔已
愛民不敢暇逸賜以曲庇之恩示以可生之路俾全家
不至流落祖宗血食可存幸甚感甚不勝惶悚之至

祭林文忠公文

道光庚戌仲冬

嗚呼公爲一代之隆棟兮何可崇朝而傾公爲四海之
長城兮何可中道而崩公早歲翔於木天兮已收衆望
而弁羣英兩典試而一校禮闈兮稱得士而平衡初觀
察於浙水兮未期年而政成懷明發而齧指兮朝引退
而夕登程旋陳臬於東吳兮寬民雪而飢民生開藩梁
苑而南移兮聞荒歉而載麥以行辭河帥而不居兮欲

避濁以就清開府江南而疏羣瀆兮至今害去而利興
以後總制敎歷十一省兮皆民戴德而吏輸誠遇艱難
而立濟兮遇寇賊而立平查鴉煙而必力兮節財流以
杜亂萌使竟其志而終其事兮何致卮漏盡而支絀形
島夷雖驕而難馴兮亦心服而有公評足見中孚格豚
魚兮况人類同此性情築金隄於東豫兮懇屯田於邊
庭直存神而過化兮由慮密而識精

天視明而聽聰兮再起而屢昇雙旌兮引疾而歸來兮
宜靜養以延齡忽從

天而降節兮不家宿而宵征所過秋毫不犯兮居民皆

焚香以迎粵賊聞而瞻寒兮粵人比諸葛而望將星胡
星墜而不可禳兮五丈原卽在昔城在吳道德備而勳
名垂兮毫髮無恨而飛昇獨念當路固多英俊兮孰如
公之憂民憂

國而用達體明世運誰爲之扶翊兮天柱誰爲之支撐
百僚誰爲之模楷兮九邊誰爲之藩屏誰營大厦而儲
夫杞梓兮誰闢險途而去其榛荆誰救焚於始然而止
患兮誰防溢於未覆而持盈望羣公之奮起兮學善歌
以繼聲還倚浩氣作山河兮護

本朝而顯英靈以起萬之駑鈍兮伯樂一顧而價增恨

未能執鞭長從兮幸漳垣再謁於典型約杖策以從羣
分敢愛羸軀而不竭股肱何薄餞卽成永訣兮旬日間
耗而膽裂心驚爲天下而號咷兮匪感私恩而涕零迺
靈輒於中路兮痛不能道貌再睹而德教重聆就從此
以歸耕兮溯知己而哀鳴晉一尊以申奠兮悵天地之
冥冥尙饗

祭林文忠公墓文

咸豐辛酉三月

嗚呼自霞漳謁公以後不聞德音十二年矣回意吳門
奔走畿輔超迎眞成隔世事矣回思我公勲歷十四省
宣勤四十年善政宜民老謀載亂眞爲天上人矣向使

長城不撤於虎門鬼方畏服之不暇安得闖入門庭如
今日之猖獗者乎向使大星不隕於潮陽粵匪驅除之
已久安得蹂躪數省如今日之糜爛者乎嗚呼此

國家之不幸生民之無福天不厭亂而喪我公之速也
雖然我公之身固喪我公之靈孔長靈爽在天昭昭不
昧公忠之氣知未嘗一日忘我

國家匡救之懷知未能一日忘我生民也方今島夷講
和爲害猶緩粵匪肆虐爲患無窮迨其三綱淪五常絕
誣天毀聖滅神殘民直亘古所未有斷非成事之人亦
無偏安之理而其徒滿地其勢譁天將欲并東南半壁

而有之此非天勦神誅未出掃蕩而昭告

皇天糾合百神不能不望於我公之靈也三江公棠治也皖蘇未復兩浙頻危非公孰能救之十閩公梓里也汀州已傾邊邑告警非公孰能保之今天下敵愾之臣在南惟曾國藩胡林翼李續宜左宗棠袁甲三諸人在北惟有曾王類能忠勇自矢奮不顧身然皆孤軍特立缺餉少援萬分艱難四面危殆使其一有蹉跌則普天無殺賊之人矣超萬每籲天禱神求庇此擎天大柱然精神未足感孚亦惟公祐助而扶掖之大局庶有豸乎超萬德薄能鮮在鄉總團卡失山焚出奔吳會蘇陷滬

急遠竄閩州上不能爲

國除殘下不能爲鄉障患民團著議挾策不行老耄智
昏毫無建立孤負期許多矣顛連困苦乃分之宜全家
流離亦聽之命只願我公英靈丕顯先護此邦公之鳳
子麟孫亦得安居樂土長發其祥而羈旅餘生與有天
幸矣茲陳薄物拜告墓門深知淡泊之心敢申蔬菜之
敬伏維昭鑒來格來歆尙饗

祭內子吳恭人文

道光甲辰

嗚呼恭人棄我安歸分明夢裏猶見遺徽自爾歸我政
肅中閏二十七年會莫我違食貧無怨洋洋樂飢事戎

不生承歡怕怕自茹苦荼敬進甘飴我耕硯田館俸不
私上奉高堂下分同枝爾無間言謂禮亦宜我周窮乏
鼠勉措資我常遠行門戶爾持無酒且醕無米亦炊我
官冀北挈室相隨樂城陋習燈節遊嬉鄉婦入宅拜見
母儀恭人樸素布裙麤衣象婦嗟異或相嘲譏恭人恬
如居之不疑今春來揚輿嵌玻璃照見服飾華采不披
誰識輿中黃堂之妻揚人好遊舉室無遺花辰月節泛
舟水湄爾王中饋禮作簪籬遊觀絕跡外屏不知秉性
仁厚待下以慈琛非已出一體愛之璜天於樂思子常
悲撫養諸媳恩義交施瑄年十八議婚有期胡爲遽逝

不見結綯最可憫者一女未笄燈光如豆俵俵靡依計
我遊宦九載奔馳邈來空囊爾不我嘗從來清官况味
如斯北門室人交謫何爲非我恭人知我其誰爾向多
病近年體肥胡病三日長辭繡帷二分月冷四婺星微
能無悼痛使我心摧爰潔牲牲爰晉酒卮恭人來格昭
鑑在茲尙饗

祭族叔景芳少尉文

咸豐辛亥

嗚呼姪十一齡試童軍兮卽爲叔愛之所鍾迨鄉舉而
導謁文廟兮矢清正以靖共九上春官而不第兮每憂
鬱而輟饗報捷音而手舞足蹈兮聞官聲而樂無窮視

姪之有升沉兮與已之得失相同初叔貧如饑鶴兮顯
作結巢之青松後幸一枝之有託兮愧非玉幹之崇隆
叔至孝根於所性兮至誠格乎蒼穹方壯歲而病危兮
醫家謂膏肓之難攻乃禱負至武廟兮訴耿耿之微衷
陳母氏生平之大義兮志不可奪於外翁淑德粹於金
玉兮峻節凌夫華嵩願假年以終養兮菽水資食力以
爲傭歸來忽忽成夢兮聽神告於室中憐爾母子之純
摯兮返魂魄於爾躬醒如金丹之換骨兮豁然而元氣
復充叔一生與人無競兮爲人謀則必忠不辭勞而任
重兮不避嫌而秉公姪結納通乎四海兮孰如叔之實

心相與而真氣交融叔孱驅時多恙兮沉痾尤亟於去
冬聞姪引疾而解組兮冀遂歸以叙澗悰詎昨暮初入
門兮至明晨而已隔音容早知病勢在彌留兮定星夜
而趨風聞已起牀而由房兮故越宿以致棗乃以一夕
之遲緩兮竟萬悔而無從在叔享年七十有七兮原無
恨而令終惟姪悵咫尺之未晤兮思心知之難逢撫靈
車而傷逝兮能無摧裂乎心胸念善人之餘慶兮應子
孫之芘芘晉一觴以申敬兮冀默鑒以潛通尙饗叔少母氏

楊未嫁時外翁嫌貞悔婚誓志不從歸後淑德可宋遠
近稱之余先贈叔詩云君爲守節表爲松耐與願結

碧玉枝詩
君集其端

祭九弟子穀文 乙卯

嗟我丹桂之六株兮既折半以悲秋惟祝三株之挺秀
兮長伴花萼之高樓胡天又弱一個兮俾兩白髮兄之
獨留吾弟一生孝順而友恭兮與吾式好而無尤幼從
吾學而勤讀兮文思乙乙其若抽學賦而香餐庾鮑兮
學詩而席奔曹劉襄我幕事於南北兮同編試牘於中
州皆誇吾家有三鳳兮與河東相比侔聲名不惟雋乎
庠序兮直洋溢乎遐陬屢房薦而未遇兮實時命之不
猶以明經秉鐸於姑孰兮結真契於上游中丞使賦四
十日之苦雨兮學使命詠三十年之狐裘均擊節而嘆

賞兮置高等以垂眸時與長兄槐堂不遠兮宣城接壤
而傳郵方幸詩筒朝發夕至兮樂壙篋之唱酬乃遭世
變而喪殮不繼兮暫乞假以措籌再往而城池非舊兮
因息影以歸休痛報

恩之無路兮腸百折以綢繆遂鬱鬱成痼疾兮無藥石
之可投在吾弟生前之學立兮亦沒世之名收著作業
付棗梨兮膾炙人口而罕儔顧子孫之繩繩兮舉鴻案
而油油長孫宛然駢角兮諸子中尚有驂驅連珂旣文
幟之特豎兮連珥亦良玉之可售獨長子連璫廢學好
遊兮尙望冥冥約束而不至貽羞傷哉人生如大夢兮

雖聘彭亦等蟬蛸吾今年逾七旬兮無幾亦相聚於荒
邱惟哀手足之乍離兮界花甲而未周少者宜後亡兮
翻嘆逝於白頭望三峯之常門兮蔽其一而雲愁疑誰
析而奇誰賞兮有急難而誰與謀雖有長兄可商確兮
已衰老而多憂况世亂如海波之洶湧兮安保乎沈沈
之孤舟采薇蕨而停食兮聽西山鳥聲之啾啾覆姜肱
之寒衾兮淚濕枕而長流挽靈輻而晉奠兮悵泉路之
幽幽尙饗

哭三兒連瑄文

維丙辰八月二十六日三兒連瑄年三十病亡父超萬

哭之慟越三日既殯命長男連琛四男連珪長孫本滋
以牲醴致祭靈前而告之曰嗚呼兒竟辭膝下而長逝
耶兒潛心讀書一切煙賭嬉戲惡習絲毫不染豈不能
謹疾以致夭耶母乃父實不德遺罪孽而罰及嗣耶抑
天實爲之數不可逃耶兒幼而聰慧兩歲卽識字丙申
父攜眷宦燕兒方九齡舟中課四書對出以方四十里
對以雖千萬人知兒之克紹書香也父任揚郡時兒文
思大進料兒之有聲藝苑也父任蘇郡時兒丁未入泮
戊申食餼喜兒之利器逢時也父任閩道時兒已酉
薦卷慰兒之暫蹶霜蹄許兒之終掇巍科也無何隨父

歸來兩試不利而世亂矣而兒病矣方變亂初造時兒欲爲祖逖之擊楫終軍之請纓有誓志生難並全忠死亦甘之向雖馮河之意氣實填海之忠誠豈因父限於地阻於勢屈於力憊於衰老不能從兒之請遂使兒鬱鬱以病淹淹以沒耶父上不能報

國下不能障鄉又不能保兒之壽命中夜捫心能無愧死且以七十三齡殘喘之餘生避地峴巖備嘗荼蓼爲國家痛哭爲生民痛哭爲殉難之友生痛哭今又痛哭亡兒血淚枯矣其能久乎兒學頗淵博書文中有舛錯輒摘出父有忘記之書忘記之事問兒輒知今後不聞

兒之辨論矣兒靜默寡言而胸分涇渭外有聞焉必以告外有見焉必以告今後不聞兒之告語矣嗚呼痛哉兒事兄友恭待弟慈愛惟與嫂不大相能而臨終自認已過與婦不甚相睦而臨終慰以溫言亦足憫矣更足傷矣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兒膝下無嗣此大恨焉然而命定之矣謂之何哉惟望兒陰靈默佑俾爾兄多男爾弟爾姪成立將來爲兒立嗣永奉烝嘗又兒所作古今體詩及制藝排律多斐然可觀將檢其可存者以傳於世兒亦無可恨於九原矣靈輻將發畧敘數言兒其聽之尚饗

家箴

余嘗語形家曰不願出大富貴但願有賢子孫
聞海歸來頽然老病懼無以詒後作家箴

屋漏有相人心有神惡念一起心愧顏鬢獨爲之事必
播家人豈非神在糾察紛紛君子慎獨何爲昏昏第一
戒色穢德難聞士爲民表品行宜敦汙人名節阻爾風
雲萬惡滯首律重亂倫服內干犯斬絞徒軍大小男女
厥罪惟均凡姦滿杖枷示三旬勢壓部下加等法伸幼
童幼女和你強論誘良汗賤作孽喪身辱及同族祖宗
所贖本夫撞遇性命難存顯戮縱脫陰刑必臻報在妻

女罰及子孫我方弱冠誓發天君偶見可悅念誓汗弁
男女七歲授受不親教之於早以養其根姊妹遠嫌異
席異巾內外關防惟禮是遵脂虎笑西妖狐迷魂慎勿
失足娼優之門第二戒貪不義不取愛小便宜吃大鞭
苦賭博何爲貪念所盡汝思羸人人便弄汝久賭仙輪
誰能自主覆家蕩產勢將莫禦斬斷病根跳出網罟居
官而貪百弊吏舞受訛之門歸怨之府噬人如狼畏人
如鼠名裂身敗兒孫終窶居家而貪爲人詬語公物藏
私識破顏沮訟事干預禍機已賈重利盤剝連本都去
上產賤售中有伏虎一貪必吝當與不與惜小失大後

悔何補不邱周親不爲義舉孤立世間無相之替調乏
解紛明散暗聚貪者多伎是何肺腑富以其鄰如車之
輔害人自害往事可觀貪者多求求人受侮求之卽得
隨人仰俯堂堂丈夫奴隸爲伍我矢清操無論出處守
貧不貧惟天所與第三戒巧弄巧反拙巧取功名妄求
弋獲請託人情欲壑難塞傳遞倩槍犯出家裂幸逃法
網旁人笑說本圖體面轉赧顏色匿喪冒考未必卽得
得亦何安十惡罪孽我家世傳名場弊絕水清見底絲
毫不湮巧謀風水奸埋計設誘之甘言逼之勢勒天惡
機心安有吉穴我祖佳城天與之宅匪營匪求全由祖

德作官而巧趨便門捷納賄遷官階優品多粉飾于譽
愚民暫悅結交豪門官利民賊臨去裁規後任肘掣冒
功貪功見惡同列我鋤強暴冷面如鐵賦役必均政行
南北居鄉而巧攘善同竊勸人慷慨遂已吝嗇討好官
府鄉里聽嚇內挾私詐似信似潔天理不容神忌鬼責
我承母訓舉頭三尺無誑養蒙無害養直善事陰行不
必宣洩第四戒傲謙乃有終事親無犯愉色融融兄弟
怡怡闥牆則凶妻子好合肅肅雍雍勿因細故髮怒冠
衝婢內僕外規矩宜崇非踰大閑鞭撻何庸鄰人欺侵
忍讓有功十分難已講理從容有位而傲惟口起戎傲

下不仁傲上不恭用刑嚴酷慘報必逢干將太剛終折
其鋒傲及同僚不能和衷兩傲相遇鬥狠洶洶一朝之
忿後患無窮開清開考切莫隨同罪載大辟聚衆律中
唾面自乾是我家風考父偃僕豈爲卑躬意平氣靜言
直亦從惟能釋躁乃可秉公自滿器小好問道通親賢
受諫萬夫之雄第五戒奢奢爲貪源居家而奢何以培元
貧賤素位一粥一饘富亦宜節月不常圓有思無日豐
備荒年上保先業下啟後賢爲善之資要貽桑田如何
濫費一食萬錢好事需用已是空拳居官而奢漏壑思
填債臺高築索逋喧闐家丁帶肚暗擅威權欲爲良吏

難於登天世途惡習最是鴉烟灑金如土傾產如泉下
流所居蔓引瓜連家有此子非我後焉第六戒逸耽樂
不樂晏安鴆毒自飲死藥士先立志遠大誠確通天地
人經濟立脚但尋章句學已淺薄并此荒蕪終身瓠落
務農不勤良田亦惡工商不勤途途都錯竹木勤栽山
頭屋角自然之利源須開擴男子好遊家道日削婦女
好遊惟家之索入廟燒香禁令昭爍績月紡風家聲如
昨嚴整家規勿自疎畧僱工奴子內門步卻夜戶親檢
莫畏煩數當官憚勞民事延閣守候耗財不感而虐時
不再來棋爭一着往往失機大變立作痾國病民醫愁

扁鵲我學幼勤仕恐負學先事綢繆臨事踴躍案無留
牘乾乾湯若謬叨保薦治行稱卓人所同患志昏氣弱
爾在夢中大聲呼覺

沈觀察傳

沈觀察諱衍慶字槐鄉石埭人道光乙未進士曾祖成美居鄉善排解祖賡颺性剛直生平不與人競事關名教必爭之鄉中築隄修祠諸事身任之父作舟事繼母孝與弟士翔敬愛爨分復合祖父皆文席以

覃恩贈奉政大夫君七歲解吟咏十三入郡庠既冠鄉會聯魁丙申補殿試授知縣分發江西道光十七年代理金谿廉缺四十二日有政聲十八年三月署興國縣初下車有蕭姓爭繼案已控省批府提訊矣人証將解進而語之曰案奉府提縣未便問但上府日久費多吾

系爲民牧痛癢相關甚惜之意欲就近一訊服則詳銷
否則送府可乎兩造叩頭求訊判以孤子禮不爲後以
無生父命之又別無應繼之人應援無子耐食之例以
田租百畝一半永承祭產則不繼而祀不絕其一半分
給周親可也於是邑服其明數月間結三百餘案有
土棍陳清瑣鍾延奎等藉歉歲禁糧出境據河行暴客
貨抽釐違者輒覆其舟商人苦之乃親督多役盡獲其
黨置之法邑中訟師以人命爲奇貨旋控旋卽賄和因
痛懲之實究虛坐訛誅以息於是一邑服其斷未期年
丁外艱卸任遠近遮道泣送之二十二年服闋署安義

政務如興國二十三年七月補泰和以除暴安良興教
善俗爲己責創建龍洲書院置學田立學規暇日與諸
生講習勵以敦品廣育嬰堂修養濟院施藥餌散棉襖
以卹生者給棺木置義塚以卹死者惠政備舉案無留
獄其俗以抗糧爲能多積欠君以理諭之以德感之民
踴躍輸將三年報政上嘉其能移任時孳孳卽轍呼號
叩留者較興國過之二十六年以叙加同知銜四月調
郝陽都爲豫章繁要地吳中丞文鎔欲得賢令爲之首
郝王藩曰有素未識面之泰和令循吏也而兼能吏可
稱職旣泄任興利除害不留獄諸政如泰和擴芝陽書

院以育合郡人才規模尤壯鄱湖素稱盜藪爲行旅畏途於是添置巡船派健役梭織屢獲巨盜嚴治之水路肅然郡民吳春妻爲五通所慙歌哭嬉笑無常有巫迎木偶至其家驅五遁去遠近傳爲靈異飾以錦袍裘幘乘輿遊街鼓吹喧闐男女膜拜論禁不止鎖木偶杖之付之烈焰二十八年大水民盡巢居呼號聲震林谷乃痛哭上聞就山阜多設棚作移民計捐廉作餅餌分乘小艇散之城申施粥賑帑下同素所親信人按戶造冊逐卯給領無濫無漏數月中衣不暇浣食不忍飽蘊波冒險無停息請賑至再至三不_得請二十九復大

水更增數尺勸災督賑勞苦倍加全活以數十萬計三十年

上登極後下詔旁求費中丞開綬張學使芾舉應明保皆稱治行爲江西第一咸豐元年入

覲回都任民夾道以迎比年粵匪騷動君慨然曰土不能爲

國分憂下不能爲民保命

朝廷何賴此臣子乎於是傾囊爲倡勸捐團練費刊鄉守備要一冊編十家牌置器械造戰舸選丁壯而訓之日一大閱賞罰必信鄙勇遂稱最章江二年賊竄楚北

奸細入境屢詰獲斬之三年正月十五大雪詔言賊至
民大駭君馳馬挾弓矢冒雪率勇出見沿河船匪數百
槓掠市肆親發二矢斃二人生擒四人疾呼曰良民歸
船不用命者殺無赦家聞有生路各鳥獸散詎四人知
爲糧艘水手久泊用匱乘機搶掠爲此謠語旣得罪狀
治如律民心以安是春金陵失陷向經畧孤軍圍攻缺
餉解糧二萬石濟之五月賊寇南昌張中丞芾札調救
援六月初率勇五百星夜赴省梯城入見定破賊計二
十四日大破之身先士卒追至賊營殺傷無算又料賊
乘虛襲鄱陽聞道回縣救省之役樂平令李仁元兼理

鄱邑至是君欲接篆仁元曰寇至我無去理君固爭之
復視事而李令亦留同登城布置甫一晝夜賊至時久
雨秋潮大作饒城惟西門無水餘皆深三四尺坳處通
舟出入向之木椿塞河者已茫無津涯矣賊帆蜂擁乘
大風君親帥丁勇放大砲破賊船沉賊數十復大雨火
器無所用水濶賊亦繞避由上游入東門君涉水迎勦
殺十餘名梟黃衣頭目標之竿賊退轉由北門梟水入
李令帶樂勇截門君馳助未及聞遇害奮怒追擊賊益
衆喊聲四起丁勇不能支君負重傷回顧從者僅四五人
仰天大慟曰事不可爲矣何以全吾民哉爾等各逃命

毋顧我塵戰死之家丁梅高能升從殉時七月十四日也旬日賊退家丁尋獲屍所脫左腕經日久曝面貌如生裏衣遍鈐縣印旁有二賊死焉知爲君手刃者卒年四十一中丞聞於

朝奉

上諭沈衍慶李仁元均著該部從優議叙建詞致祀以慰忠魂旋准部議加道銜給雲騎尉世職襲次完時給恩騎尉世襲罔替賞葬祭銀一百八兩卹銀百五十兩初之官時祖賜一聯云人於方寸存清白官在朝廷任去留常懸諸座右往救省城時自撰一聯云前念年讀

書後念年服官取義成仁要擔起綱常二字進難爲救
援退難爲固守竭忠效死愁對茲章貢雙流其守死善
道素志堅定如此平生篤交游重然諾與諸兄弟同居
無間言有姊幼許李氏年十六未婚守志旋絕食死尤
深痛之事祖事父母純孝自以出謀祿養不得送祖父
終爲終天恨歲時祭祀必泣涕迎母在署先意承志有
事出必告反必面賊擾江南婉言勸歸不得命號泣隨
之兄洪慶乃奉以返里蓋許

國馳驅致身意決而以百年之事隱屬之兄矣子二長
芝脩次棠脩俱幼所著有槐卿遺稟十二卷

林文忠公傳

林公諱則徐字少穆晚號竦村福建侯官人系出九牧
林氏累傳皆業儒父賓曰公歲貢生以孝友聞爲通儒
授公書史教以身體力行公嘉慶辛未進士改翰林庶
吉士甲戌授編修丙子充江西鄉試副考官己卯充會
試同考官雲南鄉試正考官稱得士庚申春補江南道
監察御史時河決儀封

天子宵旰憂慮公奏料販囤積居奇請嚴密查封平價
收買工需以濟是年夏授浙江杭嘉湖道明年爲道光
元年聞親病告歸侍疾既痊回浙候補署浙江鹽運使

清釐積弊三年擢江蘇按察使寬獄多平反時大水總理賑務無濫無遺四年署布政使奉

命綜辦江浙水利旋奉內諱歸五年奉

旨赴江南督修隄工工竣請回籍

命署兩淮鹽政以疾辭七年補陝西按察使署布政使十月丁外憂十年補湖北布政使調河南十一年調江甯布政使時北熟南荒借帑采辦米麥載以俱來旋遷東河總督力辭不獲

命奏言稽料爲修防第一要務卽爲河工第一弊端非拙拔折視難知於是遍查南北兩岸十五廳各塚辦理

不實者撤任奉

旨向來河臣查驗料塪未有如此認真者又校閱河標
四營技勇論習硬弓并發陝甘督臣楊遇春所製速戰
陣圖令學習以備不虞十二年遷蘇撫疏言江蘇錢穀
繁重痼疾已深先懲己甚清釐倉庫尤貴截流不敢以
姑息啓玩心不敢以拘牽碍全局先是在江藩任內以
各屬水災籌議倡捐煮賑資送留養收孩瘞棺施支勸
糶養佃當牛借仔種禁燒鍋十二條至是諸務告竣奏
獎出力人員允之是年籌濬孟河以次浚劉河白茅河
蒲會河並海塘等處水利以興水害以去奏言江蘇錢

漕倍於他省有新有舊勢難齊清莫若專嚴提新暫緩
補舊無新虧而舊欠亦可漸彌得

旨竭力爲之向例秋災不出九月公於癸巳冬十一月
上言今歲江潮盛漲沿江成災蘇松晚禾猶可中稔迨
九月晴少雨多霧氣迷濛霜威嚴重結成果粒僅得半
粳然猶盼望晴霽收晒上藝不意十月以來滂沱不止
未刈者被淹已刈者霉爛租未收納賦從何來木棉亦
青苞腐脫紡織無資歉象增加民情惶迫臣居財賦最
繁之地不能修明政事感召和甘極知經費有常不得
不爲賑恤蠲緩之請撫衷循省汗背覩顏竊惟盡職之

道原以

國計爲先而度支積貯皆出於民下恤民生正以上籌
國計所謂民爲邦本也小民口食無資強其完納追呼
敲撲法有時窮前此漕船臨開缺米州縣買補近且告
貸無門不但無墊米之銀更恐無可買之米臣初不料
凋敝一至於此豈見陰霾之象自省愆尤宵聞風雨之
聲難安枕席與臣陶澍函商楮墨之間聲淚俱下惟
有據實奏聞總求

恩出自上多寬一分追呼卽多培一分元氣庶天心與
聖心相應祥和普被屢慶綏豐其全摺爲世傳誦又奏

災賑一措云惟矢此一片血誠上以宣

皇仁下以結民信使有司畏

朝廷之法積弊去而吏治清小民感

君上之恩元氣培而根本固世以爲名言是年公偕捐
賑使書院諸生清查貧戶百弊全清又移咨川湖督撫
招川米蔽江而下民困以蘇十五年署兩江總督查江
淮等屬舊欠錢糧請分別緩征以紓民力議禁糧艘水
手攜帶兇器責成正丁頭舵編年貌給腰牌取十船連
環保結并飭沿途各鎮查拏獲犯嚴辦自是水手無敢
爲暴者又奏瀉務之困由市僧隨時抬高銀價居奇乃

于辦漕禁用洋錢向需洋錢一圓者以七錢三分小錠給之又請交部定紋銀出洋罪例以截其流以此風情弊絕吏畏民懷十七年遷湖廣總督閱軍政訓練周至汰武弁之不職者清理苗疆屯田私典者追還泐廢者豁免增築江隄河隄之缺勸禁販私食私之鹽百廢具舉楚民大悅十八年十一月入

覲賜紫禁城騎馬公每恨外洋以鴉片土易內地銀爲生民大害所至必嚴禁重懲在楚捕獲烟販收繳烟具幾盡至是頒

欽差大臣關防馳粵查辦海口水師咸歸節制十九年

循總督鄧廷楨奏收繳喫咭喇鴉片酌賞茶葉并虎門
各海口安設木排鐵索添置砲臺以防夷患乃作照會
喫咭喇國王檄曰我

大皇帝撫綏中外一視同仁利則與天下公之害則爲
天下去之蓋以天地之心爲心也貴國王累世相傳皆
稱恭順觀歷次進貢表文有本國人到中國貿易均蒙
大皇帝一體公平恩待等語竊喜貴國王明義知恩是
以

天朝柔遠綏懷倍加優禮貿易之利垂二百年貴國以
富庶稱賴有此也惟是通商已久衆夷良莠不齊遂有

夾帶鴉片流毒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顧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憤

大皇帝聞而震怒特遣本大臣至廣東與督撫會同查辦凡內地人民販者食者皆處死若追究夷人歷年販賣之罪則貽害深而攫利重本爲法所當誅惟念聚夷尙知悔罪乞誠將躉船鴉片二萬二百八十三箱由領事官義律稟繳全行燬化經本大臣據實具奏蒙

大皇帝格外施恩以自首者情尙可原姑寬免罪再犯者法難屢貸立定新章諒貴國王信義素孚定諭衆兢兢奉法但必曉以利害乃知

天朝法度斷不可以不慎遵也貴國距內地六七萬里而爭來貿易者爲獲利之厚故耳以中國之利利外國是厚利皆由華民今去豈有反以毒物害華民之理聞貴國禁食鴉片甚嚴固明知其爲害也不使爲害於本國何可移害於中國中國所行於外國者無一非利人之物利於食利於用并利於轉賣皆利也會有一物害外國否况如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者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外國何以爲生又外國之呢羽嗶嘰非得中國絲斤不能成織若中國亦靳其利則外國何利可圖而外國之物不過以供玩好可有可無旣非中

國要需何難閉關絕市乃

天朝於茶絲諸貨任其販運流通無飽利與天下公之也貴國帶去內地貨物不特自資食用且得分售各國獲利三倍卽不賣鴉片而大利自在何忍更以害人之物恣無厭之求設別國有人販鴉片至貴國誘人買食當亦貴國王所深惡而痛絕也向聞貴國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於人并聞來粵之船皆頒給條約有不許攜帶禁物之語是貴國政令本自嚴明祇因商船衆多前此或未加察今行文照會明知

天朝禁令之嚴務必使之不敢再犯且聞貴國所都之

嚙嘔及嘶噶嚙噯喻等處皆不產鴉片惟所轄印度地方如嗑啊啦曼噠啦噠嗑嘔叭噠啤噶啤嘛嚙哇數處連山栽種開池製造累月經年以厚其毒臭穢上達天怒神痾貴國王能於此處拔盡根株盡鋤其地改種五穀有敢種造鴉片者重治其罪此真興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祐而神所福延年壽長子孫必在此舉矣別國人到貴國貿易須遵貴國法度夷商來至內地而可不遵法度乎今華民賣者食者皆死者夷人無鴉片來何由轉賣何由吸食是奸商實陷華民於死豈能獨予以生彼害人一命者須以命抵死鴉片害人豈止一命已

乎新例於帶鴉片來內地之夷人定以斬絞所謂爲天
下去害者此也領事義律以煙禁森嚴稟求寬限本大
臣已奏蒙

大皇帝逾格體恤凡在一年六個月之內誤帶首繳者
免罪若過此限期帶來則是明知故犯斷難寬宥矣王
其誥奸除慝以保久爾邦共享太平之福幸甚進呈

御覽詔稱得體周到於時各國夷船進口俱遵其無夾
帶鴉片切結惟嘆夷仍抗延不遵義律糾結大小師船
犯夾沙背遣參將賴恩爵等擊之義律復潛至澳門藉
西洋夷目遞說帖求爲轉圜公以其言未可信奏請相

機蓄銳勦撫兼施得

旨既有此番舉動若再示以柔弱則大不可朕不慮鄉
等孟浪但戒鄉等畏惠先威後德控制之良法也勉之
慎之尋以夷情反覆仍向東西兩路偷運私銷勾結兵
船犯順六次疊受懲創猶復逗留公請停其貿易并請
勅福建江浙等省嚴防是年三月調兩江總督未行十
二月授兩廣總督先時粵兵單弱公募水勇二萬餘訓
練之聲威以震苦兵食不足增茶絲直充餉諭客商先
到者先售不得越次委四員編冊主其事歲額增至千
萬而商亦有贏時人稱公爲襄諸葛嘆夷頗懼願遵約

東催犯禁者求交回伊國治罪公必欲在粵正法以此
相持未定自漢奸教以兵船四擾之謀爲陷定海又用
奸計訴於天津節相琦善乘機讒毀遂干嚴議罷職公
去而夷勢猖獗不可問矣然公之被譴去粵也過夷船
不害夷人猶嘖嘖賢之自後以四品卿銜協辦鎮海營
務旋罷職遣戍新疆襄辦東河隄工工竣大學士王鼎
保奏不許仍戍伊犁公受

命卽行夷如也在戍四年捐辦阿齊烏蘇地方要工偕
辦事大臣全慶勘履回疆八城復勘吐魯番哈密二城
懇田無數軍食以足二十五年將軍布彥太陳其功

命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補十一月

賞三品頂帶署陝甘總督行次甘州以野番肆劫飭鎮將防護馬廠改製大炮倣洋法推輪運放使兵胆先壯有待無恐辦理番案勦捕番族搜逐漢奸殆盡涼人得安得旨所辦可嘉之至二十六年授陝西巡撫籌撫賑培學校懲奸宄地方賴之旋以疾請開缺二十七年遷雲貴總督先是保山漢回構釁互鬥有年兩次控京提解鞠訊復糾衆劫奪犯證焚毀官署永昌鎮道帶兵往捕抗拒合圍公調兵往勦聞趙州彌渡匪徒勾結滋事先行進勦殲數百人並撫卹受害良民保山匪徒聞風震懼

全師壓境卽畏罪獻俘分別首從三百餘犯治罪復乘
勝兵進勦永昌順甯雲州歷年餘匪究出戕擄官弁要
犯多名正法其安民一示遠近服之曰爲政首在安民
民與民相安樂利所以永久也民與民相仇身家所以
敗亡也爾等漢民回民雖分氣類而同生於天地之間
並育於

聖明之世自

朝廷視之兆民皆赤子自聖賢言之四海皆弟兄若骨
肉相殘復仇無已其不至人類盡絕者幾希豈不大可
痛哉本部堂歷官二十四省何處非漢回同壤而居從

未有如瀨省之仇殺蔓延者豈彼皆自顧身家而此獨不愛惜性命乎只因血氣用事惡習相沿各懷一報復之心則害無了期殺人卽是自殺若動一改悔之念則禍亦旋止饒人實以自饒孰爲便宜孰爲吃虧平心思之自然明白在爾等稱冤赴訴回曰我直漢曲漢曰我直回曲若聽偏詞累世莫辨左袒右袒轉生事端須知多年積衅前後糾纏直中有曲曲中有直本部堂今夏蒞滇前事未睹但知此後改悔息事者便是直報復尋仇者便是曲本無偏漢偏回之見亦無分回分漢之心統言之皆吾民務使相安不相仇而已查漢回中各有

公正紳耆前值干戈擾攘不敢出頭今幸釋甲止戈已無鋒鏑本部堂不忍於凋殘之後更示兵威飭屬下各擇善良以相化導凡逃亡之戶荒廢之田亦令次第清釐隨時招復蓋安居樂業自然顧念身家而轉徙流離反至聚成匪類此漢回兩全之計也爲此示仰漢回紳民知悉已往之禍劫數爲之不可挽回後當炯戒須知恃強恃衆無非自召災殃相保相親乃能各謀生聚凡爾紳衿耆老掌教頭人先於同類中曉以利害使知不可逞一時之忿貽數世之災嚴立規條互相約束又約會彼此首事公定彈壓章程以漢保回以回保漢互相

護衛永禁侵凌如本處有匪類誨之不悛外來有匪類
逐之不去則公同緝送到官以憑究治果能信義相維
怨嫌全釋則是該紳耆掌教等辦理有效或賞衣物或
賞匾額以獎其勞再能興讓興仁草心草面更當破格
奏聞該紳耆等既得令名且沾實惠比之身充叢首武
斷妄行者其禍福吉凶相去何啻霄壤耶至游匪糾黨
抗官以造謠煽惑爲能以攔搶殺人爲利飭屬兜拏不
論漢回立加顯戮稂莠不去嘉禾不生王法所在豈能
姑息若爾等與外匪勾結夥劫分贓本部堂雖以不忍
用兵爲心而過亂懲頑勢不能已其各以仁化暴草故

從新勿負諄諄告戒之意自是漢回安貼無門者奏入
詔曰將弁同心士卒効命辦理善後事宜諸臻妥洽洵
屬調度有方

命加太子太保銜賞戴花翎時騰越廳卡外野夷滋擾
公飭鎮道令土守備左大雄練勇出勦至是該夷畏威
悔罪立誓輸誠奏入

詔曰洵能遠振軍威久安邊境二十九年六月以病請
開缺回籍允之三十年

文宗顯皇帝登極求賢大學士潘世恩尙書孫瑞珍杜
受田交章薦公得

旨迅速來京聽候簡用九月以廣西賊匪充斥

命公爲欽差大臣徑勦公於十月朔日接關防次日卽行途中奉署廣西巡撫之命時本力疾就道行次潮州病卒奏聞

上悼之晉贈太子太傅銜謚文忠咸豐元年雲南陝西江蘇先後奏入名宦建專祠從民請也同治元年奉

旨閩省立專祠子汝舟侍讀銜翰林院編修聰彞廩生
欽賜舉人候補員外郎拱樞附生

欽賜舉人刑部郎中